

数字时代的
文化生活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

书写英雄壮举 赞颂英雄精神

西元

品味
红色经典 ①



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这段话,相信很多人都有一见如故之感,即便不能逐字逐句背诵出来,也必定像是见了老友一般倍感亲切。

冒着炮火采写,展现英雄风采

《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什么能有如此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呢?文章道出中华儿女共同的心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让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更重要的是,此战打出了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东方的信心与自豪。正是在那样一个历史时刻,《谁是最可爱的人》道出了人们向往和平、保家卫国的共同心声,点燃了人们自强不息、渴望复兴的如火激情——可以说,《谁是最可爱的人》与时代同声,与人民共情,其生命力盖源于此。

文章开一时风气之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几十万志愿军将士义无反顾、赴汤蹈火,用生命为新中国的发展铺平道路。他们英勇顽强、无私奉献,心甘情愿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和平,换来人民的幸福。《谁是最可爱的人》树立了子弟兵的光辉形象,树立了敬仰英雄、崇拜英雄、学习英雄的社会新风尚。

文章是作者冒着炮火写就的呕心之作。巍巍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道:“这个题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地从心里蹦出来的。”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巍巍两次到前线采访。短暂的行军休息时,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作家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战斗最前沿,在炮火中积累了大量原始素材。据时任114师警卫员覃照群回忆,有一次该师刚刚占领某处高地,尚有敌人反冲击的危险,巍巍就赶到现场采访。

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前,巍巍曾经就朝鲜战场采访的素材写过一篇通讯,篇幅较长,包含了20多个事例。但他和《解放军文艺》的同事都觉得内容分散,力道不足,就没拿去发表。之后他精挑细选、反复推敲,着重打磨3个最动人的故事:朝鲜战场上最壮烈的松骨峰战斗;在汉江南岸阻击敌人时,青年战士马玉祥冲进火海,救出被困的朝鲜儿童;战士在防空洞里就雪吃炒面。面对采访,战士们回答朴实无华,深深打动了巍巍的心。

在饱满而强烈的情感驱动下,《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气呵成。文字平白晓畅,无一字拗口;义理鲜明雄辩,无一处存疑;气韵奔放厚重,无一处衰减。律动的叙事和英雄的境界相互映衬,浑然天成,写出了志愿军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为了身后的祖国和人民,坚决击退敌人的大无畏精神,写出了他们面对危险,义无反顾抢救生命的超越国界的大爱,写出了战士们在面对艰苦条件和死亡威胁时,之所以能如此从容与坚定,其力量来自如磐的信仰,

来自使命担当。就这样,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铭记历史,凝聚攻坚克难力量

作为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成长于人民军队的写作者,30岁之后的某一天,我重读了《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时,我已经在部队服役十余年。“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捺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在掩埋烈士们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读到这一段时,我特别地震撼,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战争,明白了为了夺取战争胜利,志愿军做出了怎样的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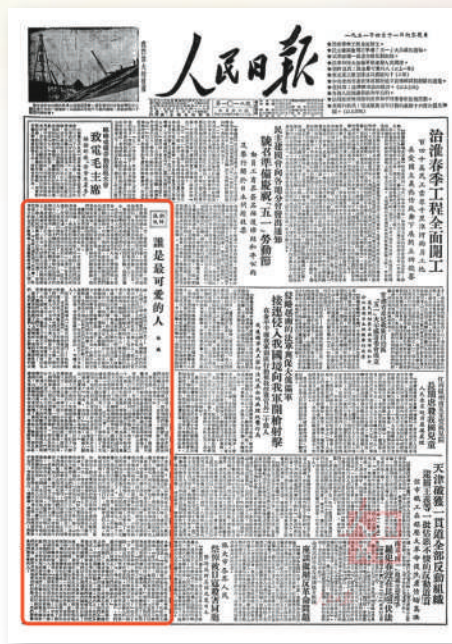
从此,对英雄的缅怀和尊敬之中,就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意蕴。我理解了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艰难不易。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牢牢记住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怎样的苦难,经历了怎样的内忧外患才走到今天。

我领悟了志愿军面对强敌时的英雄气概。为了胜利,他们抛家舍业;为了胜利,他们毫不畏惧;为了胜利,他们视死如归。在英雄们的心中,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我也从事军旅文学创作,其中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占相当分量。《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我军旅文学创作的启蒙者,让我在历史大河中与松骨峰战斗的英雄们相遇。之后,在创作小说《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和《死亡重奏》时,我又与牺牲在长津湖冬夜里的英雄们、与誓死保卫上甘岭阵地的英雄们“相遇”。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震撼,与《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初给我的震撼毫无二致。我渐渐觉得,从事战争小说创作的意义,就在于把这种震撼表现出来,传递给翻开书的读者。我时刻激励自己,要努力深入英雄们的内心世界,写出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苦难、对得起英雄的厚重作品,把这一笔精神财富用文学的方式保留下来、传递下去。

巍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结尾处深情地写道:“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巍巍提醒身处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些为了人民的福祉而舍生忘死的英雄。我们不仅要敬仰英雄、崇拜英雄,更要学习英雄。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身处逆境,想一想置身于枪林弹雨、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生死一线的志愿军战士,从他们遭遇强敌而英勇战斗的事迹之中,必能收获拼搏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进而凝聚力量、攻坚克难、走向胜利!

(作者为军旅作家)



上图为1951年4月11日,《谁是最可爱的人》首发于人民日报头版;左图为《谁是最可爱的人》作品集封面。

制图:赵俊汝

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节选)

魏巍

“在朝鲜,我脑子里经常想着一个问题:我们的战士,为什么那样英勇呢?就硬是不怕死啊!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为了找答案,我谈了好多话,开了好多座谈会。我细细跟他们谈,让他们把心里的话谈出来。跟我谈的,有指挥员、战斗英雄、一般的战士、干部、新参军的战士和过去曾经是落后的人。我了解到,他们由于锻炼与认识的不同,虽然有些差异,但是都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和在这个基础上的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于是,我了解了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就是我们战士英勇无畏的最基本的动力。我想,这不是最本质的东西吗?这就是最本质的东西。我肯定了它。我一定要反映它。”

(人民日报1951年8月19日第三版)

面世70年,依然闪耀夺目光彩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巍巍采写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产生热烈反响。这部作品很快在朝鲜前线传开,战士们赶着将文章印发出来,即便是穿越敌人火线,也要送到前线的战友手中。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恩来总理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例,鼓励大家写出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形象,肯定巍巍为子弟兵取了“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后来,《谁是最可爱的人》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人们深情地把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称为“最可爱的人”。时至今日,看到那些奋战在抗洪、抗震、抗疫一线,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前沿的子弟兵身影时,人们仍然会情不自禁地用“最可爱的人”来称呼他们。

70年过去,《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文字依然鲜活地烙印于中国人的记忆里,经历时光的洗刷,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

看台人语

行进中国 充满惊喜

“中国有14亿人口,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何在充满挑战的时代中把握机会、蓬勃发展?”纪录片《行进中的中国》每集都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带着这个疑问,两位外籍主持人从西南农场走到东部沿海,再进入西北部沙漠,通过深入现场的观察和采访,以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和生动案例,将中国脱贫攻坚的真实故事娓娓道来。崇山峻岭中的绣娘“牵手”设计师,将非遗刺绣送上国际时装周;通过期货、保险等金融手段,让担心天然橡胶价格波动的胶农吃上“定心丸”,这些新颖有效的扶贫方案着实令观众眼前一亮。纪录片采用双语摄制,采访对象和主持人都从各自亲身经历出发,多重视角共筑故事,令影片适宜国际观众的欣赏方式。

(春秀)

呈现日常 聚焦特色

与上一季相比,本季《沸腾吧火锅》更加关注独具地域特色的“冷门”火锅。每集13分钟左右的小体量讲述了“非辣不可”“这才是鲜味”“这也算火锅”等6个主题,让观众在视觉享受的同时,也感受到火锅家族的多样风味。4K画质搭配特写和慢镜头,让食材的细节清晰可感,采用航拍技术将食材产地的地域风貌揽入眼底,再加上对各地火锅特色的精准把握,充分体现了火锅的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在拍摄火锅之外,节目还跟踪呈现店主的日常生活,片头动画科普风味历史,片尾“涮涮花絮”增添笑料,内容丰富。片子体量有限,难免有走马观花之感,对火锅文化的探索也有点流于表面。如何进一步完善,还需继续探索。

(崔畅)

走近现场 感受文明

伴随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世界遗产是我们认识中华几千年文明的珍贵样本,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珍视和保护。文化节目《万里走单骑》探访良渚古城遗址、福建土楼、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苏州古典园林等世界遗产地,带领观众感受世界遗产的文化魅力,体验世界遗产的现实意义。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担任“导览人”,和嘉宾团一起用脚步丈量每一处遗产地,并与当地的文化保护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等进行对话,讲述遗产背后的故事,呈现遗产丰富的内涵。玉器打磨、园林模型建造等互动体验环节的加入,更增加了节目的趣味性。

(松杉)



图为纪录片《行进中的中国》海报。

文艺评论

尊重文化创意 激励文化创新

于文

保护著作权也是保护创造。尊重知识、尊重智力创造、尊重文化创意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的共识

数字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文化生活的网络化。因为无远弗届的高速互联和日新月异的技术应用,过去私人空间里的写作、作曲、翻拍、剪辑等业余创作以及朋友间的私下分享,可全程在网络空间完成。而一旦公开传播,这种自发的创作、使用、分享行为就和著作权联系到了一起。

互联网上用户生产内容(UGC)蓬勃兴起,让人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进入著作权关系。随着创作门槛极大降低,传播途径日益便捷,人们的文化创意迸发,基于既有素材的改编和再创作越来越普遍。以受到广泛喜爱的视频网站为例,很多用户在制作、上传视频作品时喜欢配乐。据统计,去年歌曲《少年》仅在快手一个平台上,就被用在2900万个视频里,播放量突破131亿。而很多用户对音乐的使用是基于个性化需求,如单独截取一个片段使用,和其他音乐组合使用,对原曲做创意改编和二次加工等。用户在进行这些操作时,实际上已进入著作权关系之中。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音乐本身就是用户自发创作的产物,处于“匿名”状态,其他用户基于喜爱对其进行传播、应用和改编时,甚至找不到作品的权利归属和许可信息。这也给著作权认定带来一定困难。

网络文艺创作模式的新变化,也给著作权保护提出新课题。网络文学、网络视频、网络游戏创作,常常共用一些流行的人物设定、故事设定、情感模式设定等要素。这些要素都是由互联网上的创作者、读者和用户在长期互动中共同创造、动态累积而成,很难归属为具体作者。这种互联网时代的“集体创作”,原本只局限于群体内部,但其衍生出的具体作品却成为影视改编、商业传播、利益变现的重要源头,这时就特别容易出现著作权纠纷。有些IP开发,甚至不再遵循线性的文学原著—影视改编—商业衍生顺序,而是围绕着某个主题、某个人物、某个故事梗概,由不同媒介、不同创作主体同步交互进行内容生产和传播。共时性的活态文本在不同创作主体之间快速交替往复,使著作权归属和确权难度增加。

面对互联网环境下文化创意生产的这些现实变化,著作权制度的完善势在必行。既要通过著作权保护鼓励原创,也要兼顾文化生产的多样性,保护数字时代的创作活力。文化创意生产的多样化呼唤著作权治理的精细化、科学化。以著作权纠纷较多的网络文学创作为例,在具体的著作权认定上既要“洗稿”“搬运”等恶意的剽窃、搭便车行为毫不手软,同时对“融梗”“同人”等创作方式谨慎对待,对创作中用到的集体共创成果进行具有操作性的界定,对用户创造内容的“转换性合理使用”予以细致辨别。

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将于今年6月1日起实施。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完善了网络空间著作权保护的有关规定。比如,对“作品”的定义作出了调整,认定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将现行法律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表述修改为“视听作品”。这意味着著作权保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网络短视频、网络游戏等新型创作作品将获得有力的法律保护。修改后的《著作权法》还大幅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上限、明确惩罚性赔偿原则等,为创作者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撑腰”。

近年来我国的著作权保护工作在意识增强、平台建设、法律法规制度健全等方面都取得重要进展。与之相对应的,普通大众的著作权意识、著作权素养也日益提升。保护著作权也是保护创造,为著作权付费也是在为更高质量的文化生活付费,类似的认识渐渐深入人心。尊重知识、尊重智力创造、尊重文化创意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的共识,著作权自律正带来更大范围内的文化共享。相信随着数字著作权数据资源库的建设,随着许可机制的便利化,以及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治理的应用,未来的著作权保护和著作权利用将进一步相互促进,著作权制度对创造创新的激励作用将进一步凸显。